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  
第十九回 朱燦醉蒸段學士 公瑾智破楚王兵

詩：十二珠簾捲夕曛，楊花春暮轉紛紛。

遙憐垂手明如玉，只恐翻身化作雲。  
心事漫裁金鵲扇，淚痕偷寄石榴裙。  
相思好墮雲間月，莫學羅敷誤使君。  
蔥菁玉樹宮槐陌，婀娜纖腰楊柳枝。  
多病心情寒食後，小樓風雨落花時。  
陽台未夜難為夢，洛浦微波可寄詞。  
何許鑿儂心獨苦，朝來青鏡有垂絲。  
絕妙好詩議暫歇，興唐詞話卻重論！

不題魏徵、唐儉回長安，且說秦王一日升帳，與茂功計議發兵。茂功說：「今日合當三路進兵，以分其勢。殷開山、段志玄攻東門，長孫順德、劉弘基攻西門，高士廉、武士護攻南門！」眾總管領了人馬，分頭搦戰。有河南哨馬，報人東鄭王駕前。鄭王與桓法嗣、單雄信商議，調遣人馬，撥郭士衡、石贊迎敵東門，周武、雷延迎敵西門，楊佐、燕義迎敵南門，張永通領一支兵，三路救應。各將領了軍令，齊上馬，領兵出城。各不通名交戰，施謀展略，山搖地動。戰有十數合，殷開山斧劈郭士衡，高士廉箭射楊佐。張永通領一支精兵，三面救護，將士入城去了，人馬損折大半。唐將收兵回營，稟復秦王。秦王賞勞眾將不題。

再說河南眾將，來見東鄭王，啟奏損兵折將之事。鄭王大怒，道：「朕明日親自出兵，與李世民決一勝負！」桓法嗣說：「唐軍新來，其鋒正銳。如今屯三座營在城外，置鹿角，掘坑塹，設弓弩炮石，旁排長槍大斧，以防衝劫。單雄信為總督，提調兵馬，其餘張永通、李祿眾將，調撥分守營寨。如唐將挑戰，堅壁拒守，不要發兵。一面差人到南陽、湘州二郡，借兵助陣伐唐。待兩處人馬一到，就與他廝殺。我兵當其前，南、湘人馬載其後，彼必為我擒矣！」鄭王准奏，一面遣將發兵，屯營固守，一面修書完備，付樊佑到南陽問楚王朱燦借兵，長孫安舍到湘州，問湘王高談聖借兵。二將領了旨意出朝，上馬分路去了。

且說樊佑行程。但見：崎嶇峻嶺，迢遞徵途。幾多綠柳短長亭，無限杏花深遠店。細雨孤燈偏寂寞，曉風殘月更淒涼！

一日，行至南陽城，到朝前下馬。朱燦號為楚王，改元昌建元年，正坐朝，門上官奏：「有東鄭使臣等旨！」「宣至駕前！」樊佑奏說：「臣奉東鄭王命，屢因唐兵侵擾，本邦缺少兵將，特懇大王借兵數萬，助陣伐唐，有書呈上！」

東鄭王世充頓首致書於楚王殿下：自隋皇宴駕，土宇分崩，天各一方，竟疏音問，負罪萬狀。茲因唐李世民，妄肆興兵，屢侵吾境，欲決雌雄，不能取勝。專人叩闕，望假虎狼之威，共伐強梁之國。唇齒家邦，吉凶相保，統維睿察不備。開元二年三月日具楚王接書看罷：「我自當發兵接應！」著樊佑光祿司茶飯。一面宣御弟二大王朱晃、勇敵將軍段達、周春、崔立、武雄等近前吩咐：「今有鄭國，被唐兵侵犯，差使求援，理該救助！快點五萬人馬，寡人親去助戰，不可遲誤！」眾將領旨出朝，揀選人馬。

不說楚王朱燦起兵，且說長孫安舍行程：玉露金風蕭瑟，淡煙衰柳淒涼。野外蛩聲聒耳，天邊明月隨人。行至湘州城，至朝前下馬。湘王正坐朝，旗牌報：「有使臣等旨！」「宣至殿前！」湘王問：「哪裡來的使命？」長孫安舍啟奏：「臣奉河南王命，因唐秦王領兵侵犯，乞王借軍一支相助，得解倒懸。我主登殿拜謝！」將書呈上。

東鄭王世充熏沐再拜書奉湘王殿下：自亡隋失鹿，天下逐之。英雄豪傑，各伯一方。仰瞻睿德，無由侍教。近因唐兵貪心無厭，輒動戰爭，勝負未分。兵糧宜備，遣使齎書叩陛，乞假貔貅之士，共伐驕暴之師。兩國通和，誓相協護。雲霓望切，惟亮照不宜。開元二年三月日具湘王看罷了書，說：「我這裡正要伐唐！」一面送長孫安舍館驛茶飯，一壁廂傳令：「威武將軍畢榮，先鋒陳英、傅利，管軍校尉王凱、姚世雄等，整點五千精兵，寡人同二宮鄭仙妃親領大兵，往河南去助陣！」

不題楚、湘二王起兵，再說唐儉、魏徵回長安，一路無詞。有日回至長安城，正遇高祖設朝：金殿巍峨紫閣重，玉爐香靄瑞煙濃。

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雲車駕六龍。

百官拜舞已畢，魏徵把請徐茂功歸唐的話，啟復高祖。唐儉奏說：「二殿下起兵到恒定，擒剿王項拔，歷陽招降杜伏威。有徐茂功到桃林，見了殿下，就留茂功在軍門，保駕下河南。茂功又招降昔日李密的將官，共一十五員，各將家小先赴長安，乞給居址祿米。早賜茂功官銜牌印，在營以便差調兵馬，並封眾將官職。」高祖一一準奏，傳旨將眾官家小，暫居館驛，著工部記料，蓋造房屋居住。封徐茂功調兵軍師，總督軍務，先斬後奏符印敕旨。其餘將官，一概封為後十八路總管之職。高祖說：「本待就著唐儉，齎符印、敕旨，到河南去，只道朕輕慢賢士。再宣學士段懣齋去，並彩緞羊酒，到邊賞賜眾將！」段學士與唐儉，領了旨意，辭朝徑往河南。

興邦帝主攬群英，學士承宣出大秦。

袖帶天香離玉闕，印封丹詔賜功臣。

不題段懣、唐儉行程，再說楚王朱燦起兵。看楚王怎生打扮：龍盤赤金盔，頂嵌西洋祖母綠；五彩滾龍袍，圈金巴蜀茜紅錦。身披黃金鎖子甲，足踏鈞雲金線靴。一口太阿寶劍，一張龍靶雕弓。身騎越影超光馬，手執龍吞玉板刀！朱燦親統大兵，中軍朱晃為先鋒，段達、周春為殿後，崔立為左監軍，武雄為右監軍。器械鮮明，隊伍齊整：徵旗飄雜彩，鑼鼓震山川。密匝匝劍戟刀槍，亮錚錚鞭叉筒斧。徵人猛虎離山，戰馬蛟龍出海。迢迢彷彿長蛇勢，隊隊依稀八卦形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河南界口，離唐營十里安營不題。

且說唐營哨馬，報入中軍：「主公！今有南陽楚王朱燦，領數萬人馬助鄭，離營十里屯軍！」秦王見說，大怒：「這賊！我與你無乾，何敢擅領兵來助鄭！」正惱之間，旗牌官來報：「唐儉同段學士齎朝廷旨意到了！」秦王帶領眾將出營，迎接聖旨，帳中焚香開讀：「徐茂功官封調兵軍師，總督軍務，先斬後奏。其餘降眾將，俱封後十八路總管之職！」徐茂功同眾將望闕謝恩。唐儉、段懣朝拜秦王。唐儉奏說：「臣送眾將家小回長安，朝廷著工部起造房屋居住，俱已完備。」段學士奏說：「臣奉上命，齎眾將符敕，並彩緞羊酒，到營犒賞！」秦王吩咐當駕官：「將朝廷賜來羊酒，準備筵宴，享賀眾將！」不多時，筵席完備。

朝天子集賢賓香焚寶鼎，一枝花紅芍藥滿插金瓶。

碧玉簫新水令雙聲疊韻，慶宣和十棒鼓歡稱人心。

書錦堂洞仙歌喜春來近，感皇恩梅花酒金盞兒斟。

桂枝香香遍滿滿庭芳裡，塞鴻秋秋夜月月照庭明。

三學士小將軍雙雙勸酒，殿前歡大聖樂沉醉花蔭。

降黃龍千秋歲瑞雲濃藹，收江南歸塞北才謁金門。

有日傳太平令轉普天樂，直教他駐馬聽六國朝君！

秦王雖則飲酒，因想朱燦軍情，怒形於色。段學士說：「殿下！今日享賀將士，正是喜慶之筵，有甚事在心，鬱鬱不樂？」秦王說：「段學士！你不知，南陽朱燦，我朝平素與他無仇，如今領兵來助東鄭，所以不樂。」段學士說：「殿下高枕無憂，若說朱燦，臣與他有一面之交，待臣去與他講和，不難退兵！」秦王道：「這等甚好！你用心前去，善退人馬，我這裡徑收河南，省得

遷延歲月，虛費錢糧！」段學士說：「臣明日就去！」秦王問：「李淳風！段學士去與朱燦講和，軍情何如？」李淳風說：「以臣占之，段學士此去，主有不測之災！」段學士道：「朱燦與臣自幼通家之好，料無別情。陰陽不可深信，主公放心！」筵宴已畢，眾將謝恩，各回營去。

次日早晨，秦王升帳，宣段學士近前。秦王說：「聞你平日好酒，恐酒中有失！」段學士說：「臣當戒酒前去！」秦王道：「我與你小金牌一面，係在臂上，若遇飲酒之時，見了金牌，當飲十杯，只飲三五杯，彼此之情已盡！」段學士說：「如此更好！」領了金牌，辭別秦王上馬，徑到楚王營門。旗牌官進報：「唐朝有使臣等旨！」「宣入中軍帳！」見楚王施禮朝賀。段學士果然氣宇清標：冠帶進賢，袍披宮錦。巍巍清節似冰壺，挺挺孤標如玉樹。胸藏錦繡，筆鋒橫掃五千人；口吐珠璣，詞翰倒流三峽水。鵲殿中曾草詔，昭陽宮里數題詩。

朱燦一見，連忙起身答禮，道：「故友間闊久矣！」段愨說：「只因屢經兵火，天各一方，無由侍教，負罪良深！」楚王喚近侍設座，段愨揖遜而坐。朱燦說：「故友一向在何處？」段愨說：「臣在唐朝！」朱燦問：「官居何職？」段愨說：「不才叨授翰林學士！」朱燦說：「今日到此有何營乾？」段愨道：「聞知大王興師助鄭，今二殿下說唐楚素無侵伐之仇，特差臣與大王講和，永結盟好！」朱燦說：「唐秦王果有此言？」段愨道：「軍務重情，豈敢虛誑！」朱燦說：「既托故友講和，依情暫息兵車，永結兩國之好，敢從來命！」即令各哨人馬，俱打回軍旗號，一面吩咐營駕官：「設宴與故友敘別。」段學士說：「蒙大王恩寵，臣素不飲酒！」朱燦說：「故友！你我酒量，平昔相知，為何今日卻說不飲？」段愨說：「臣不飲酒者，為兩國講和，恐誤正事，以此戒酒！」朱燦說：「你來講和，我如不允，恐失誤國事，戒酒也是。今故友一言，我即從命，再有何事？開懷勿辭！」段學士欠身拱手稱謝，心中自想：「只要退軍便罷，就飲數杯何妨？」霎時間，筵席完備。朱燦說：「故友！想昔日臨岐分袂，到今又是數載！」春花秋月時頻改，暑往寒來幾度新。垂髫兒童皆長大，蒼顏親友盡凋零。

逢場作戲言非謬，會少離多總是真。

今日相逢須盡醉，未知何日再逢君！

段學士開懷暢飲，進聲傳杯，失記了金牌的事。那朱燦昔日隋煬帝開千里汴河之時，因遇年荒，好吃人肉，眼帶紅色。今遇飲酒，雙目通紅。段愨飲酒，不覺沉醉，狂言狂態，全無忌憚。對著朱燦說：「大王！你的眼紅了！」朱燦說：「飲酒敘情，不要閒話！」又飲一會，段愨又說：「大王！你的雙目皆紅了！」朱燦說：「你為國家軍務來講和，何為胡言亂語！」那段愨數該命盡，吃得醺醺，人事也不知道：「大王！你當初眼紅要吃人，你如今還好吃麼？」朱燦見說，大惱：「這賊好生無禮！我如今前非俱改，他倒對眾揭我短處！」朱燦也醉了，帶酒發怒，回言：「我如今還要吃人！」段愨說：「你敢吃誰？」朱燦說：「我就要吃你！」喚刀斧手：「把段學士拿來殺了，快蒸來與寡人下酒！」朱燦一時酒醉發怒，把段學士柳蒸吃了。

次日朱燦升帳，聚集將佐，問：「段學士怎麼不見？」左右不敢答應。

朱燦又問：「唐朝段學士，因何不辭而去？」近侍官應說：「主人夜來把段學士柳蒸下酒！」楚王聽見失驚，嚇得閉口無言，心下自想：「我與唐朝講和，怎麼酒醉，妄殺大邦來使？賈禍招尤，如何是好？」自覺羞悔，懊恨無及不題。且說跟學士的軍人，奔回唐營啟奏秦王，道：「殿下！段學士去楚營講和軍情，朱燦已慨然應允，就吩咐打回軍旗號。次後置宴款待，飲酒中，不知有什麼節故，惱犯了朱燦，把段學士柳蒸來下酒！」秦王見說，亦自膽戰心驚，對眾總管說：「有這等事！向日淳風說他此去有不測之禍，果應其言！只是父皇差他來升賞將士，不曾教他軍務事情，止因交友分上去講和，不料朱燦這賊把他來殺了，明日怎好回復朝廷！」徐茂功說：「段學士奉朝廷頒賜恩命，到營犒賞，豈料死於非命！如今臣與眾將替段學士報仇！」秦王說：「快調人馬征剿！我與這賊，誓不兩立！」徐茂功喚過張公瑾、梁建方、魯明星、劉士讓：「你四將領一支精兵，抄小路悄悄到南陽。」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眾將得令，各各全裝披掛，領兵抄小路，潛往南陽去了。又喚邴原真、邴原直：「領一支兵，埋伏在南陽緊要隘口，倘朱燦敗回之時，不要放他過去，只剿殺人馬，虛張聲勢追趕，他必然復返河南。你二將只把截住隘口，待張公瑾取了南陽，與他一同回營！」二將領了軍令，結束完備，領兵出營去了。

又喚賈閏甫、柳周臣：「領一支兵，帶放火器物，到他屯糧之處，燒他糧草！」又喚裴守芳、裴守義、裴行儉、裴行儼：「每領一支兵，埋伏在楚營左側。候他營內發兵，走盡之時，你四路人馬，乘虛就劫了他的營！」喚王源、王浩、劉師立、薛宗文、王當仁五將：「領兵取討段學士去！」喚長孫順德、唐儉：「各領三千軍，伏於中道，等楚兵出營，你二將就截其歸路。待後哨殺來，務要奮勇成功！」眾將領了軍令，各自分頭領人馬出營。徐茂功與王珪親自督陣。

且說五將發兵，妝束齊整：爛銀盔撒絨毛纓，鱗甲花袍砌錦紋。

執刀擎戈騎猛獸，宛如神將下凡塵。

領二萬雄兵，徑奔楚營。鳴鑼擡地軸，擂鼓震天關。軍士應聲高叫：「快送段學士出來！」只見楚營哨馬，飛報朱燦，說有數員唐將，臨營索取段學士！朱燦急宣：「御弟朱晃，勇毅將軍段達、周香，監軍崔立、武雄，你五將領三萬人馬迎敵！」眾將頂盔貫甲，插箭彎弓。那朱晃氣宇軒昂：掛甲披袍錦繡妝，盔攢鳳翅亮如霜。

能騎趕月追風馬，慣使蛇矛丈八槍！

段達也不弱：佛頭青岸幘，鸚鵡綠袍新。

寶刀名玉板，烈馬號浮雲。

周春結束齊整：鑲鐵盔團花襖，連環甲茜絨縑。

擎槍跨馬果威雄，宛是魔神臨下界。

崔立、武雄全副打扮：盔袍凱甲總涵光，巨斧蛇矛白似霜。

上陣交鋒真勇捷，全憑武藝定家邦。

各領數萬人馬，五員將各擎兵刃，驟馬衝出陣前。唐陣上王源大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五將道：「吾乃楚王駕下二大王朱晃，驍將段達、周春、崔立、武雄就是！你通名來！」王源說：「快送段學士出來，饒你眾人性命。道聲不字，把你這乾逆賊斬盡不休！」朱晃道：「莫要誇能賣口！贏得我，還你段學士；贏不得，教你命染黃沙！」眾唐將大惱，各人掄刀動槍，蹬開戰馬，喝聲：「休走！」

列宿初逢十猛將，魔君乍遇九天神。

哪吒八臂降諸怪，七耀星官混紫宸。

空內六丁神戰鬥，五雷聖將鬧天庭。

四金剛勇降妖獸，三日華光斬怪精。

殺氣二邊籠地暗，微雲一道鎖天昏。

交鋒惡戰多時節，只聽得兩陣鑼聲震地鳴！

兩邊戰有二十餘合，勝敗未分。只聽得鑼鳴人喊，兩哨伏兵從後殺入來。長孫順德拈弓搭箭，望朱晃一箭射去，正中鎖喉，倒下馬來。楚軍大亂，那王源奮勇：一刀過去言教中，段達人頭砍落塵。

王浩飛舞喪門劍，崔立離鞍送了魂。

武雄、周春心慌，拍馬逃竄，被王當仁縱馬趕近，身邊取出流星錘，望武雄腦門打去。一聲響亮，人離馬，那武雄萬片桃花出腦門。周春正走，被唐儉追上，一槍把周春穿心透過。你看：刀橫遍野平遮土，血染沙場草不青。有大半軍士拋乾棄甲，拜倒在地求降。茂功受了降，傳令：「催動人馬，快劫楚營！」茂功一面進兵。

且說裴家四將，差兵哨探得楚兵大敗，放起火炮，四路伏兵盡起，望楚營殺進中軍。茂功又督大勢人馬，圍裏將來！

四邊人馬如狼虎，喊殺喧天劫楚營。

斧劍砍翻能戰士，鞭錘打倒慣徵人。

刀飛雪片分開砍，載走銀蛇刺透心。

利刃鏗開金鎖甲，鋼槍鑿透鐵欄裙。

殘肢斷首人橫土，帶箭逢槍馬倒塵。

楚軍敗似湯澆雪，走了圖王奪伯人。

朱燦被唐兵四面殺入中軍，急忙上馬，帶了些護衛鐵騎，奮勇殺透重圍，逃竄不題。再說賈閏甫、柳周臣放火燒了糧草，茂功收拾人馬回營，稟復秦王。茂功說：「托主公洪福，降卒二萬有餘，其餘將士，盡皆剿殺不留，止逃竄了朱燦這賊！」秦王大喜，賞勞眾將，記功勳簿。唐營奏凱不題。

酒名狂藥不堪嘗，多少賢愚被此亡。